

八十六

176

道



韓愈列傳第一百

唐書二百七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奉尚書吏部

侍郎不集賢殿脩撰臣宋 祁奉 敕撰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



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官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氏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真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旱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為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賊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為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

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公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把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



端攘斥佛老補直鐫漏張皇幽眇彘墜緒之甚茫  
 獨旁搜而遠紹博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  
 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  
 文章其書滿架上規姚姒渾正涯周誥商盤佶屈  
 贅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竒而法詩正而葩下  
 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  
 得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  
 長通於方左右其宜先生之於為人所謂成矣然  
 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  
 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穴不見治命

與仇謀其敗幾時冬煖而兕號寒年豐而妻啼飢  
 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  
 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榑欂櫨侏儒椳  
 闌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  
 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以待  
 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  
 為妍癘瘡為傑校短量長唯哭曾是適者宰相之方  
 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  
 荀卿宗王大倫以興兆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  
 者吐詞為經輿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過



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奉錢歲糜粟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庫忘量已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以棧為楹而些言醫國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此部郎中史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

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脩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者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況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不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



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鬪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為裴均所厚均子鏐素無狀愈為文章字命鏐謗語置累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官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

愈請棄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頌至為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召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年百歲湯孫



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保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比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

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



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放效唯恐後時老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齧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

出之於境不令或於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被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取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許悟罪之誠宜然



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  
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  
子咸天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  
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為愈言乃貶潮  
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曰臣以狂妄驚愚不識  
禮度陳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萬死莫塞陛  
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言雖可罪心亦無它特  
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  
恩寬大天地莫量破腦剜心豈足為謝臣所領州  
在廣府極東過海只下惡水濤灑壯猛難計期程

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  
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  
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惡憂惶慙悸死之無  
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羣  
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  
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  
實為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  
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  
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  
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



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讓伏  
以皇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  
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  
尅不剛孽臣奸隸蠹居基處播毒自防外順內悖  
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  
貢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  
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  
照天戈所麾無不從順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  
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服  
我成列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

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  
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  
贖前過壞痛窮夫死不閉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  
哀而憐之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  
愈前所論是天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從  
耳皇甫鏞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  
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  
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  
今其屬秦濟以一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曰昔先  
王既有天下剡山澤罔繩獨刃以除蟲蛇惡物為



民物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德薄不能遠有  
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亦夷楚越沅湖嶺之  
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  
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  
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  
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壞者  
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  
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溪潭據處食  
民畜能家鹿麀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拒  
爭為長雄刺史雖驚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

人心眈眈為吏民羞以偷活於此也且承天子命  
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  
聽刺史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  
無不穴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  
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  
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  
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  
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  
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頑不靈而  
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民操彊弓毒



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風震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表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逐之甲士陳廷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七前奮曰

先太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廷湊慮衆亦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為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又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



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  
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  
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  
臺奏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  
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  
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  
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  
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稱  
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

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暮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  
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  
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性原師說等數  
十篇皆奧衍闕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  
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  
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  
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  
名於時

孟郊者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  
合愈一見爲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



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  
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  
之分其半奉鄭餘慶為東都留守署水陸運運判  
官餘慶鎮興元奏為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諡曰  
貞曜先生郊為詩有理致最為愈所稱所稱然思  
苦竒澁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  
顧二謝云

張籍者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為大常寺大  
祝父次遷祕書郎愈薦為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  
郎主客郎中當時有名士皆與游而愈賢重之籍

性狷直嘗言愈喜博筮及為駁雜之說論議好勝  
人其排釋者不能者書若孟軻揚雄以垂世者愈  
最後答書曰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之納諸聖  
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  
至於道者浚其源道其所歸漑其根將食其實此  
盛德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  
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  
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其書出  
焉其所以慮慮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  
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



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声嘒嘒若遂成其書則  
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  
不能恤書於何有夫子聖人也而曰自吾得子路  
而惡声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  
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  
其道雖尊其窮亦至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  
於天下嚮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  
天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  
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  
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

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揚雄  
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后能有所  
立吾豈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  
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  
所為書為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  
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則俟五六十為  
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  
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  
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  
所為哉前書謂五蟲與人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雖



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之道傳者若不勝則無所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籍爲詩長於樂府多敬焉句仕終國子司業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任至工部郎中卞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

留守裴度辟爲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常許人余碑字三千字三練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湜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杖未至嚙其臂血流盧仝居東都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玉川子嘗爲月蝕詩以譏切元和帝黨愈稱其工時又有賈島劉义皆韓門弟子島字浪



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爲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諱詰之乃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下薄會昌初以晉州司倉參軍遷司戶未受命卒年六十五劉又者亦一節士少放肆爲俠行因酒殺人二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爲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俛仰貴人常穿履破衣聞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水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爲

獨拜能面道人短長其服義則又彌縫若親屬然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全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敝質窮摶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刑以撲刻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



言橫騫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語聖人者其道  
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  
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  
道君子矣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  
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  
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  
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三百年愈排二家乃  
去千餘載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  
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  
北斗云

韓愈列傳第一百一

錢匡羣二高馮三李廬封鄭敬列傳第一百二

唐書一百七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奉尚書吏部待

郎光集賢殿脩撰臣宋 祁奉 敕撰

錢徽字蔚章父起附見盧綸傳徽中進士第居穀  
城穀城令王郢善接僑士遊客以財貨饋坐是得  
罪觀察使樊澤視其簿獨微無有乃表署掌書記  
蔡賊方熾澤多募武士于軍澤卒士頗希賞周澈  
主留事重擅發軍糧不敢給時大雨雪士寒凍微  
先冬頒衣絮士乃大悅又辟宣歙崔衍府王師討



蔡撤遣采石兵會戰戍還頗驕蹇會行病亟徽請  
召池州刺史李遜署副使遜至而衍死一軍賴以  
安入拜左補闕以祠部員外郎爲翰林學士三遷  
中書舍人加承旨憲宗嘗獨召徽從容言它學士  
皆高選宜預聞機密廣參決帝稱其長者是時內  
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徽  
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  
士梁守謙爲院使見徽批監軍表語簡約歎曰一  
字不可益邪銜之以論淮西事忤旨罷職徙太子  
右庶子出號州刺史入拜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

以所善揚渾之學士李紳以周漢賓並諉徽求致  
第籍渾之者憑子也多納古帖祕畫於文昌皆世  
所寶徽不能如二人請自取揚殷士蘇巢巢者李  
宗閔婿殷士者汝士之弟皆與徽厚文昌怒方帥  
劍南西川入辭即奏徽取士以私訪紳及元稹時  
稹與宗閔有隙因是共擠其非有詔王起白居易  
覆試而黜者過半遂貶江州刺史汝士等勸徽出  
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愧於心安事辨證  
邪敕子弟焚書初州有盜劫貢舡捕吏取濱江  
惡少年二百人繫訊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舒州



得真盜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贈餉者  
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作用哉命代貧民租入轉湖  
州時宣歙旱左丞孔戣請徙徽領宣歙宰相以其  
本文辭進不用戣曰相君宜知天下事徽江號之  
治不及知況其它邪還遷工部侍郎出為華州刺  
史文宗立召拜尚書左丞會宣墨麻羣臣在廷方  
大寒稍稍引避徽素恭謹不去位久而仆因上疏  
告老不許大和初復為華州俄以吏部尚書致仕  
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徽與薛正倫魏弘簡  
善二人前死徽撫其孤至婚嫁成立任庶子時韓

公武以賂結公鄉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  
路無讓徽曰取之在義不在官時稱有公望子可  
復方義可復死鄭注時方義終太子賓客子珙字  
瑞文善文辭宰相王搏薦為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搏  
得罪珙貶撫州司馬

崔咸字重易博州博平人元和初擢進士第文中宏  
辭鄭餘慶李夷間皆表在幕府與均禮入朝為侍  
御史處正特立風采動一時敬宗將幸東都裴度  
在興元憂之自表求覲與章偕來於是李逢吉當  
國畏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栖楚等十餘人悉力報



却之雖度門下賓客皆有去就意它日度置酒延  
客栖楚曲意自解附耳語咸嫉其矯舉酒讓度曰  
丞相乃許所由官囁嚅耳語願上罰爵度笑受而飲  
栖楚不自安趨出坐上莫不壯之累遷陝虢觀察  
使日與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輒決事裁剖  
精明無一毫差吏稱爲神入拜右散騎常侍秘書  
監天和八年卒咸素有高世志造詣蘄遠間游終  
南山乘月吟嘯至感慨泣下諸文中歌詩最善  
韋表微字子明隋郢城公元禮七世孫羈州能屬  
文母訓諭稍厲輒不敢食以是未嘗諫責韋臯鎮

西川王緯司空曙獨孤良弼裴沆居幕府皆厚相  
推挹沆嘗謂表微以衛玠自以不能及也擢進士  
第數辟諸使府久之入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  
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擗白冒  
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  
人不愧陶淵明云俄爲翰林學士是時李紳忤宰  
相貶端州龐嚴蔣防皆謫去學士缺人人爭薦丞  
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進知制誥  
後與處厚議增選學士復薦路隋處厚以諸父事  
表微因曰隋位崇入且居翁右柰何谷曰選德進



賢初不計私也久之遷中書舍人敬宗嘗語左右  
欲相二韋會崩文宗立獨相馮厚進表微戶部侍  
郎才志沼叛詔李聽率師討之次河上天子憂無  
成功表微曰以聽軍勢不十五日必破賊及捷書  
上止浹日志沼殘兵六千奔昭義宰相請推處首  
惡者誅之歸脅從者于魏表微上言逆子降又殺  
之非好生也請以聽代史憲誠于魏志沼之徒可  
使招納不聽以病痼罷學士卒年六十贈禮部尚  
書始被病醫藥不能具所居堂寢隘陋既沒弔客  
咨嗟篤故舊雖庸下與攜手語笑無間然光好春

秋病諸儒執一槩是非紛然著三傳摠例完會經  
趣又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者  
九經師授譜詆其違

高武字翹之史失其所人與弟銖錯俱擢進士  
第累遷右補闕史館脩撰元和末以中人為和羅  
使武繼疏論執轉起居郎數陳政得失穆宗嘉之  
面賜緋魚召入翰林為學士張韶變典倉卒武從  
敬宗夜駐左軍翌日進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入見  
帝因勸躬聽學以示憂勤帝納其言賜錦綵俄罷  
學士累進吏部侍郎人善其振職出為同州刺史



卒贈兵部尚書遺命薄葬武少孤寡介然無黨援  
以致官達諸弟檢原友愛為措紳景重子湜字澄  
之第進士累官右諫議大夫咸通末為禮部侍郎  
時士多繇權要干請湜不能裁既而抵帽于地曰  
吾波以至公取之得譴固吾分乃取公乘億許棠  
聶夷中等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出為昭義節度使  
為下所逐貶連州司馬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  
億字壽仙棠字文化夷中字坦之皆有名當時  
銖字權仲既擢第署太原張弘靖幕府入遷監察  
御史大和時擢累給事中文宗得李訓驟拜侍講

學士銖率諫官伏閣言訓素行儉邪不可任必亂  
天下帝遣使者諭曰朕留訓時時講繹前命不可  
改當是時已旱而水旱亦變未息鄭注權震赫人情  
危駭既銖等弗見省羣臣失色明年訓當國出銖  
為浙東觀察使歷義成節度使大中初遷禮部尚  
書判戶部徙大常卿嘗罰禮生博士李愨愨見曰  
故事禮院不關白太常故卿莅職博士不容集不  
宜罰小史隨舊典銖歎曰吾老不能退乃為小兒  
所辱卒

錯字弱金蓮中進士宏辭科辟河東府參謀歷吏



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開成元年權知貢舉文宗  
自以題異有司錯以籍上帝語侍臣曰比年文章  
卑弱今所上差勝於前鄭覃曰陛下矯革近制以  
正頹俗而錯乃能為陛下得人帝曰諸鎮表奏太  
浮華宜責掌書記以誠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為  
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誠如聖訓即以錯為  
禮部侍郎閱三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十人才益  
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遷吏部侍郎出為鄴岳觀  
察使卒贈禮部尚書子湘字濟之擢進士第歷長  
安令右諫議大夫從兄湜與路巖親善而湘厚劉

瞻巖既逐瞻貶湘高州司馬僖宗初召為太子右  
庶子終江西觀察使

馮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父子華庸親墓有靈芝之  
白兔號孝馮家宿貞元中與弟定從弟審寬並擢  
進士第徐州張建封表掌書記建封卒子愔為軍  
中脅主留事李師古將乘喪復故地愔大懼於是  
王武俊擁兵觀釁宿以書說曰張公與公為兄弟  
欲共力驅兩河歸天子天下莫不知今張公不幸  
幼兒為亂兵所脅內則誠款隔絕外則疆寇侵逼  
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奏天子不忘舊勳赦愔罪使



束身自歸則公有靖亂之功繼絕之德矣武俊悅  
即以表聞遂授愔留後宿不樂佐愔更從浙東賈  
全觀察府愔憾其去奏貶泉州司戶參軍召爲太  
常博士王士真死子承宗阻命不得謚宿謂世勞  
不可遺乃上佳謚示不忘忠再遷都官員外郎裴  
庶節度彰義軍表爲判官淮西平除比部郎中長  
慶時進知制誥牛元翼徙節山南東道爲王廷湊  
所圍以宿摠留事還進中書舍人出華州刺史避  
諱不拜徙左散騎常侍兼集賢殿學士拜河南尹  
洛苑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匿于軍吏不敢捕

府大集部曲輒與文壽偕來宿掩取擄殺之歷工  
部刑部二侍郎脩格後敕三十篇行于時累封長  
樂縣公擢東川節度使完城郭增兵械十餘萬詔  
分餘甲賜黔巫道涪水數壞民廬全宿脩利防庸  
一方便賴疾革將斷重刑家人請宥之宿曰命脩  
短天也撓法以求祐吾不敢卒年七十贈吏部尚  
書謚曰懿治命薄葬悉以平生書納墓中子圖字  
昌之連中進士宏辭科大中時終戶部侍郎判度  
支寬爲起居郎

定字介夫偉儀觀與宿齊名又方漢二馮于頓素



善之頓在襄陽定徒步上謁吏不肯白乃亟去頓  
聞斥吏歸錢五十萬及諸境定返其遺以書讓頓  
不下士頓大慙第進士異等辟浙西薛平府以鄆  
尉爲集賢校理始定居喪號毀其甚故數移疾大學  
士疑其簡怠奪職三遷祠部員外郎出爲郢州刺  
史吏告定略民妻乾沒庫錢御史鞠治無狀坐游  
宴不節免官起爲國子司業再遷太常少卿文宗  
嘗詔開元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肄于廷定部諸  
工立縣間端凝若植帝異之問學士李珣珣以定  
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者邪親誦定送客西江

詩召升殿賜禁中瑞錦詔悉所著以上遷諫議大  
夫是歲訓注敗多誅公卿中外危惴及改元天子  
御前殿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定力爭罷之  
又請許左右史從宰相至延英記所言執政不悅  
改太子詹事鄭覃兼太子太師上日欲會尚書省  
定據禮當集詹事府詔可論者多其正換衛尉卿  
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謚曰節初源  
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黑水碑畫鶴記章休符使  
西蕃所館馮定商山記於屏其名播戎夷如此  
審字退思開成中爲諫議大夫拜桂管觀察使歷



國子祭酒監有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署額睿請  
琢周著唐終祕書監子緘字宗之乾符初歷京兆  
河南尹

李虞仲字見之父端附見文藝傳虞仲第進士宏  
辭累遷太常博士建言謚者所以表德懲惡春秋  
褒貶法也茆土爵祿侈辰流放皆緣一時非以明  
示百代然而後之所以知其行者惟謚是觀古者  
將葬請謚今近或二三年遠乃數十年然後請謚  
人歿已久風績湮歇採諸傳聞不可考信誅狀雖  
在言與事浮臣請凡得謚者前葬一月請考功刺

太常定議其不請與請而過時者聽御史劾舉居  
京師不得過半暮居外一暮若善惡著而不請許  
考功察行謚之節行卓異雖官及官卑者在所以  
聞詔可寶曆初以兵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  
出為華州刺史歷吏部侍郎簡儉寡欲時望歸重  
卒年六十五贈吏部尚書

李翱字習之後魏尚書左僕射泚十世孫中進士  
第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為國子博士史館脩  
撰常謂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氏人之行非大  
善大惡暴於世者皆訪於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謚



牒然其為狀者皆故吏門生旬言虛美溺于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為直言段秀實但記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為忠烈不者願敕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又條興復太平大略曰陛下即位以來懷不廷臣誅畔賊刷五聖憤恥自古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者若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為賊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戰陛下俘之赦不誅詔田弘正隨材授職欲歸者縱之澄等得生歸轉以相謂賊

衆莫不懷盛德無肯拒戰劉悟所以能一昔斬師道者以二軍皆苦賊而睚就陛下故不淹日成大功一也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詔蠲賊十萬石羣臣動色百姓歌樂遍畎畝二也昔齊遺魯以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行今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遂以歸之三也又出李宗夔妻女於掖廷以田宅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臣愚不能盡識若它詔令一皆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覆掌而致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復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



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  
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税法不督錢而納布  
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蕃戎侵盜數  
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此六者政之  
根本太平所以興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  
為其易者乎以陛下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  
辭任骨鯁正直與之脩復故事以興大化可不勞  
而成也若一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樂易生進  
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白安逸如  
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制度不復則六

平未可以至臣竊惜陛下當可興之時而謙讓未  
為也再遷考功員外郎初諫議大夫李景儉表翱  
自代景儉斥翱下除朗州刺史久之召為禮部郎  
中翱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  
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逢吉詭不校翱恚  
懼即移病滿百日有司白免官逢吉更表為廬州  
刺史時州旱遂疲逋捐係路亡籍口四萬權豪賤  
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翱下教使以田占  
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入為諫  
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柏耆自使滄州翱盛言



其才者得罪由是左遷少府少監後歷遷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卒朔始從昌黎韓愈為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有司亦謚曰文

盧簡辭字子策父綸別傳與兄簡能弟弘止簡求皆有文並第進士歷佐帥府入遷侍御史知法令及臺閣舊事實曆中黎幹子燭詣臺請復葉縣故田有司莫能知簡辭獨詰曰按幹坐黨魚朝恩誅貲田皆沒大曆後數十年比有赦令無原洗之言燭安得冒論不為治福建鹽鐵院官盧昂坐賊簡辭窮按乃得金牀瑟瑟枕大如斗敬宗曰禁中

無此昂為吏可知矣李程鎮太原表為節度判官入授考功員外郎累擢湖南浙西觀察使以檢校工部尚書為忠武節度使徙山南東道坐事貶衢州刺史卒簡能見鄭注傳其子知猷字子暮中進士第登宏辭補秘書省正字蕭鄴鎮荆南劔南再辟掌書記入遷右補闕出為饒州刺史以政最聞累進中書舍人朱玫亂避難不出僖宗還京召拜右侍郎史館脩撰歷太常卿戶部尚書至太子太師昭宗為劉季述所幽感憤卒贈太尉知猷嘗量渾厚世推為長者善書有楷法文辭瞻麗子文度



亦貴顯

弘止字子彊佐劉悟府累擢監察御史沈傳師表為江西團練副使入拜侍御史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盧允中坐贓詔弘止按訊文宗將殺鼎弘止執據罪由允中鼎乃連坐不應死帝釋之累遷給事中會昌中詔河北三節度討劉稹何弘敬王元逵先取邢洛磁三州宰相李德裕畏諸帥有請地者乃以弘止為三州團練觀察留後制未下稹平即詔為三州及河北兩鎮宣慰使還拜工部侍郎以戶部領度支初兩地贖法弊得費不相

償弘止使判官司空輿檢鈎釐正條上新法即表輿兩地使自是課入歲倍用度賴之踰年出為武寧節度使徐自王智興後吏卒驕奢銀刀軍尤不法弘止戮其尤無狀者終弘止治不敢譁優詔褒勞弘止羸病丐身還東都不許徙宣武卒于鎮贈尚書右僕射子虔灌有美才終祕書監

簡求字子臧始從江西王仲舒幕府兩為襄慶元稹所辟又佐牛僧孺鎮襄陽入遷戶部員外郎會昌中討劉稹以忠武節度使李彦佐為招討使各選簡求副之俾知後務歷蘇壽二州刺史大中九



年党項擾邊拜涇原渭武節度使徙義武鳳翔河  
東三鎮簡求為政長權變文不害居邊善綏御人  
皆安之太原統退渾契苾沙陀三部難馴制它帥  
或與詔盟質子弟然寇掠不為止簡求歸所質開  
示至誠虜憚其恩信不敢亂久之辭疾以太子少  
師致仕還東都治園沼林苑與賓客置酒自娛卒  
年七十六贈尚書左僕射子嗣業汝弼皆中進士  
第汝弼以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從昭宗遷洛方柳  
璨斷喪王室汝弼懼移疾去客上黨後依李克用  
克用表為節度副使太原府子其簡求所署多在

每宴亭中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人美其有禮嗣  
業子文紀後貴顯

高元裕字景圭其先蓋渤海人第進士累辟節度  
府以右補闕召道商州會方士趙歸真擅乘驛馬  
元裕詆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邪命左右奪之還  
具以聞敬宗視朝不時稍稍決事禁中官賢必放大  
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  
之權過宰相帝頗寤而不能有所檢制人皆危之  
俄換侍御史內供奉士始相賀李宗閔高其節擢  
諫議大夫進中書舍人鄭注入翰林元裕當書命



乃言以醫術侍注愧憾及宗閔得罪元裕坐出餞  
貶閬州刺史注死復授諫議大夫翰林侍講學士  
莊恪太子立擇可輔道者乃兼賓客進御史中丞  
即建言紀綱地官屬須選有不稱職者請罷之於  
是監察御史杜宣猷柳瓌崔郢侍御史魏中庸高  
弘簡並奪職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臺  
得察風俗舉不法元和中李夷簡因請按察本道  
州縣後益不職元裕請監院御史隸本臺得專督  
察詔可累擢尚書左丞領吏部選出為宣歙觀察  
使入授吏部尚書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渤海郡

公奏獨通賦甚衆在鎮五年復以吏部尚書召卒  
于道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元裕性勤約通經  
術敏於為吏巖巖有風采推重于時自侍講為中  
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因以命  
之世榮其遷少逸長慶末為侍御史坐失舉劾貶  
贊善大夫累遷諫議大夫乃代元裕稍進給事中  
出為陝虢觀察使中人責峽石驛吏供餅惡鞭之  
少逸封餅以聞宣宗怒召使者責曰山谷間是餅  
豈易具邪諫諫恭陵中人皆斂手以兵部尚書致  
仕卒元裕始名允中大和中改名元裕子璩字



瑩之第進士累佐使府以左拾遺為翰林學士擢  
諫議大夫近世學士超省郎進官者惟鄭顥以尚  
主而瑒以寵升云懿宗時拜劍南東川節度使召  
拜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閱月卒贈司空太常博  
士曹鄭建言瑒宰相交游醜雜進取多蹊徑異法  
不思妄愛曰刺請謚為刺從之

封教字碩夫其先蓋冀州蓟人元和中署進士第  
江西裴堪辟置其府轉右拾遺雅為宰相李德裕  
所器會昌初以左司員外郎召為翰林學士三遷  
工部侍郎教屬辭瞻敏不為奇澁語切而理勝武

宗使作詔書慰邊將傷夷者曰傷居爾體痛在朕  
躬帝善其如意出賜以宮錦劉稹平德裕以定策  
功進太尉時教草其制曰謀皆予回言不它感德  
以能明專任己以成功謂教曰陸生根文不迨意  
如君此等語豈易得邪解所賜玉帶贈之未幾拜  
御史中丞與宰相盧商慮囚謀縱死罪復為工部  
侍郎大中中歷平盧興元節度使初鄭涯開新路  
水壞其棧教更治斜谷道行者告便達果賊依鷄  
山寇三川教遣副使王勣捕平之加檢校吏部尚  
書還為太常卿始視事廷設九部樂教宴私第



為御史所劾徙國子祭酒復拜太常進尚書右僕射然少行檢士但高其才故不至宰相卒子彥卿望卿從子特卿皆第進士

鄭薰字子溥亡鄉里世系擢進士第歷考功郎中翰林學士出為宣歙觀察使前人不治薰頗以清力自將牙將素驕共謀逐出之薰奔揚州貶棣王府長史分司都東懿宗立召為太常少卿擢累吏部侍郎時數大赦階正議光祿大夫者得蔭一子門施貶於是官人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敘宰相杜棕才其人擬判度支辭又擬刑部兼御史中

丞固辭乃免久之進左丞性愛友糾族百口粟不充求外遷擬華州刺史輒留中為侍侍酬沮後以太子少帥致仕薰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既老號所居為隱巖時松子延號七松處士云

敬晦字日彰河中河東人祖括字叔弓進士及第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惡不諳已外除果州刺史進累任部侍郎志簡淡在職不求名周智光已誅議者健括才選為同州刺史拜御史大夫隱然持重弗以私害公大曆中卒晦進士及第辟山南東



道節度府與馬曠聯舍於是帥不政法制陵頽曠  
引大吏廷責之吏負兼軍職不引咎走訴諸府牙  
將且十輩方雜語以中吏枉晦讓諸將曰吏冒軍  
名公等不能詰反引與為伍柰何衆愧謝闔府咨  
美擢累諫議大夫武宗時趙歸真以詐營南天子  
御史平吳湘獄得罪宰相晦上疏極道非是不少  
回縱大中中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諸道鹽鐵轉  
運使浙西觀察使時南方連饑有詔弛權酒茗官  
用告曠晦處身儉勤費力遂充徙充海節度使以  
太子賓客分司卒贈兵部尚書謚曰肅晦兄昕暉  
常侍世寵其家

弟卯煦俱第進士籍昕為河陽節度使暉右散騎  
常侍世寵其家  
韋博字大業京兆萬年人祖黃裳浙西節度觀察  
使博取進士第寔遷殿中侍御史開成中蕭本詐  
窮得罪詔與中人籍其財中人利寶玉欲竊取去  
博奪還簿無遺貴回鶻入寇以符澈為河東節度  
使拜博為判官久之進主客郎中時詔毀佛祠悉  
浮屠隸主客博言令大暴宜近中宰相李德裕惡  
之會羌渾叛以何清朝為靈武節度使詔博副之  
擢右諫議大夫召對賜金紫因行西北邊商虜彊



弱還奏有旨進左大夫爲京兆尹與御史中丞龔  
競不平皆得罪下除博衛尉卿出爲平盧節度使  
檢校禮部尚書徙昭義卒年六十二贈兵部尚書  
公李景讓字後已贈太尉澄孫也性方毅有守寶  
曆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  
廷權求額贖鐵景讓詣延英亟論不可遂知名沈  
傳師觀察江西表以自副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  
商華虢三州刺史母鄭治家嚴身訓勒諸子始貧  
乏時治牆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  
留其身況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自右

散騎常侍出爲浙西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率然  
對有日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嘗  
告也且曰已貴何庸母行景讓重請罪乃赦故雖  
老猶加垂救已起欣欣如初嘗怒牙將杖殺之軍  
且謀變母欲息衆譴召景讓廷責曰爾填撫方面  
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  
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  
再拜請不許皆泣謝廼罷一軍遂定景讓家行脩  
治閨門唯謹入爲尚書左丞拜天平節度使徙山  
南東道封酒泉縣男大中中進御史大夫甫視事



劾竟待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植威肅當朝為  
大夫三月蔣伸輔政景讓名素出伸右而宣宗擇  
宰相盡書羣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禱憲宗神御  
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得世謂除大夫百日有佗  
官相者謂之辱臺景讓愧艱不能平見宰相自陳  
考深當代即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諫公  
廉潔二素儲不為諸子謀邪景讓笑曰兒曹詎能  
死乎書聞輒還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  
二贈太子太保謚曰孝性葬士類拔孤仄如李蔚  
楊知退皆所推引始為左丞蔚伸坐宴所酌酒語

客曰有孝於家忠於國者飲此客肅然喜讓起卒  
爵伸日無宜於公所善蘇滌裴夷直皆為李宗閔  
楊嗣復所擢故景讓在會昌時抑厭不遷宣宗銜  
穆宗舊怨景讓建請遷敬文武二主以猶子行為  
嫌請還代宗以下主復入廟正昭穆事下百官議  
不然乃罷德望稍衰矣然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  
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斲其騙石  
焉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  
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李人云弟景溫字德  
已歷諫議大夫福建觀察使徙華州刺史以美政



聞累遷尚書右丞盧攜當國弟隱繇博士遷水部  
員外郎材下資淺人疾其冒無敢繩景温不許赴  
省時故事久廢景温既舉職人皆避其正弟景莊  
亦至顯官

錢萑韋士高馮三季盧封鄭敬列傳第一百二



圖書集成